

陈福康著

日本漢文學史

下

本书为国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

陈福康著

日本汉文学史下

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
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日本汉文学史 / 陈福康著. —上海: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, 2011
ISBN 978-7-5446-1851-9

I. ①日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文学史-研究-日本 IV. ①I2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15613 号

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
本项目获上海外国语大学“211 工程”三期建设经费资助

出版发行: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

(上海外国语大学内) 邮编: 200083

电 话: 021-65425300 (总机)

电子邮箱: bookinfo@sflep.com.cn

网 址: <http://www.sflep.com.cn> <http://www.sflep.com>

责任编辑: 李振荣

印 刷: 浙江省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×1000 1/16 印张 83 字数 1155千字

版 次: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 100 册

书 号: ISBN 978-7-5446-1851-9 / I · 0148

定 价: 180.00 元 (全三册)

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向本社调换

目 录 (下册)

第四章 明治以后 /9

一 引言 /9

二 旧幕藩的儒臣 /15

佐藤牧山(1801-1891)—宇都宫龙山(1803-1886)—佐藤蕉庐(1807-1879)—长谷梅外(1810-1885)—山田梅村(1816-1881)—菊池三溪(1819-1891)—中内朴堂(1822-1882)—栗本匏庵(1822-1897)—鹭津毅堂(1825-1882)—向山黄村(1826-1897)—杉浦梅潭(1826-1900)—堤静斋(1827-1892)—野村藤阴(1827-1899)—重野成斋(1827-1910)—川田甕江(1830-1896)—三岛中洲(1830-1919)—冈鹿门(1833-1914)—福泽谕吉(1834-1901)—成岛柳北(1837-1884)—大须贺筠轩(1841-1912)—市村水香(1842-1899)—源桂阁(1848-1883)

三 星岩门人和淡窗门人 /59

高井鸿山(1806-1883)—冈本黄石(1811-1898)—小野湖山(1814-1910)—岭田枫江(1816-1882)—大沼枕山(1818-1891)—草场船山(1819-1887)—森春涛(1819-1889)—伊藤听秋(1820-1895)—山崎鲋山(1822-1896)—鲈松塘(1823-1898)—江马天江(1825-1901)—楠本硕水(1832-1916)—长三洲(1833-1895)—绪方南湫(1834-1911)—秋月天放(1839-1913)—龟谷省轩(1838-1913)—片野栗轩(1852-1901)—宜园无名诗人(绪方精川、长川晋斋、小山釜岳、饭田春冈、犬塚瞰山、原口温

岳、山室半村、河野健斋、田岛松洲、相良兰雪、馆林清记、日高澹斋、西依基岳、藤井兰田、山田硕庵)

四 维新后达官文人 / 99

锅岛闲叟(1814 - 1871) — 胜海舟(1823 - 1899) — 小山春山(1827 - 1891) — 副岛苍海(1828 - 1905) — 田边莲舟(1831 - 1915) — 依田学海(1833 - 1909) — 中井樱洲(1838 - 1894) — 官岛栗香(1838 - 1911) — 股野蓝田(1838 - 1921) — 伊藤春亩(1841 - 1909) — 竹添井井(1841 - 1917) — 芳川越山(1841 - 1920) — 乃木石樵(1849 - 1912)

[附] 甲午“军中诗”等 / 122

(仓辻明俊、立见尚文、加藤重任、高桥贞、高桥作卫、真境名安兴、松井石根)

五 竹隐、竹溪等填词作家 / 127

山本驾梁(1830 - 1912) — 薄井小莲(1830 - 1916) — 德山樗堂(? - 1876) — 横山兰洲(1833 - 1892) — 关泽霞庵(1854 - 1925) — 奥田抱生(1860 - ?) — 高野竹隐(1862 - 1921) — 藤本烟津(1862 - 1926) — 金井秋苹(1864 - 1905) — 北条鸥所(1866 - 1905) — 森川竹溪(1869 - 1917)

六 森槐南和森门作家 / 155

铃木蓼处(1831 - 1878) — 神波即山(1832 - 1891) — 岩谷一六(1834 - 1905) — 桥本蓉塘(1844 - 1884) — 永坂石埭(1845 - 1924) — 丹羽花南(1846 - 1878) — 永井禾原(1852 - 1913) — 岩溪裳川(1855 - 1943) — 阪本三桥(1857 - 1936) — 阪口五峰(1859 - 1923) — 森槐南(1863 - 1911) — 田边碧堂(1864 - 1931) — 佐藤六石(1864 - 1927) — 大久保湘南(1865 - 1908) — 野口宁斋(1867 - 1905) — 横山叔远 — 天岸静里

七 名记者和小说家 / 190

大江敬香(1857 - 1916) — 国分青厓(1857 - 1944) — 小室屈山(1858 -

1908) — 山根立庵(1861 - 1911) — 西村天囚(1865 - 1924) — 宫崎晴澜(1868 - 1944) — 森鸥外(1862 - 1922) — 正冈子规(1867 - 1902) — 夏目漱石(1867 - 1916) — 永井荷风(1879 - 1959)

八 中村敬宇、本田种竹等 / 216

伊势小湫(1820 - 1886) — 沟口桂岩(1822 - 1897) — 大森解谷 — 土岐支山 — 平山柳南 — 谷太湖(1822 - 1905) — 河野春帆(1831 - 1886) — 中村敬宇(1832 - 1891) — 石川鸿斋(1883 - 1918) — 秋山俭为 — 大岛怡斋 — 信夫恕轩(1835 - 1910) — 高桥白山(1836 - 1904) — 富田鸥波(1836 - 1907) — 饭塚西湖(1839 - 1929) — 土屋凤洲(1841 - 1926) — 藤泽南岳(1842 - 1920) — 山田子静 — 田部苔园 — 有马虔堂 — 石川柳城 — 土居香国(1850 - 1921) — 末松青萍(1855 - 1920) — 木苏岐山(1858 - 1918) — 本田种竹(1862 - 1907)

九 服部担风、河上肇等 / 249

冈仓天心(1863 - 1913) — 永富抚松(1864 - 1913) — 石田东陵(1865 - 1934) — 落合东郭(1867 - 1942) — 服部担风(1867 - 1964) — 渡贯香云(1870 - 1953) — 久保天随(1875 - 1934) — 服部空谷(1878 - 1945) — 河上肇(1879 - 1946) — 今关天彭(1881 - 1970) — 桥本关雪(1883 - 1945) — 土屋竹雨(1887 - 1958) — 滨青洲(1890 - 1980) — 阿藤伯海(1894 - 1965) — 富长蝶如(1895 - ?) — 花村蓑洲(? - 1932) — 井上舒庵(1900 - 1977)

十 最后一批文章家 / 278

日下勺水(1852 - 1926) — 盐谷青山(1855 - 1925) — 安井朴堂(1858 - 1938) — 内田远湖(1858 - 1945) — 牧野藻洲(1862 - 1937) — 馆森袖海(1862 - 1942) — 松平天行(1863 - 1946) — 本城问亭(1864 - 1915) — 泷川君山(1866 - 1945) — 山田济斋(1867 - 1952) — 川田雪山(1879 - 1951) — 加藤天渊(1879 - 1958) — 猪口观涛(1915 - 1986)

十一 旅游中国的汉诗 / 303

日下部鸣鹤(1838 - 1922) — 王半田 — 心泉(1850 - 1905) — 松田淞雨(1845 - ?) — 杉田鹑山(1851 - 1929) — 田冈淮海(1864 - 1936) — 简野虚舟(1865 - 1938) — 内藤湖南(1866 - 1934) — 狩野君山(1868 - 1947) — 山本二峰(1870 - 1937) — 森沧浪(1876 - 1928) — 佐贺保香城(1877 - 1945) — 盐谷节山(1878 - 1962) — 铃木豹轩(1878 - 1963) — 吉川善之(1904 - 1980) — 羽田武荣(1925 -) — 石川忠久(1932 -) — 入谷仙介(1933 - 2003) — 松浦友久(1935 - 2002)

[附] 琉球汉文学概述 / 331

一 琉球王国兴亡简史 / 331

二 琉球前期汉文学 / 335

三 琉球汉文学黄金时代 / 340

程顺则(1663 - 1734) — 程抔万(1691 - 1704) — 蔡铎(1644 - 1724) — 曾益(1645 - 1705) — 蔡肇功(1656 - 1737) — 周新命(1666 - 1716) — 蔡文溥(1671 - 1747) — 蔡温(1682 - 1761)

四 琉球后期汉诗人 / 354

杨文凤(1747 - 1805) — 郑孝德(1735 - ?) — 郑孝思 — 蔡世昌(1737 - 1798) — 马执宏 — 毛世辉(1787 - 1830) — 东国兴 — 阮宣谔(1811 - 1885) — 郑学楷 — 向克秀

五 琉球汉文学的绝唱 / 363

林世功(1841 - 1880) — 林世忠(? - 1870) — 蔡大鼎(1823 - ?) — 毛有庆

(1861 - 1893) — 郑永功 — 阮超叙 — 梁学礼 — 魏学源 — 蔡如茂 — 毛凤来
(1832 - 1890) — 向德宏、魏元才

后 记 / 377

第四章 明治以后

一、引言

明治维新和甲午之战后,中日文学关系发生了极大的颠覆性的变化和逆转。

首先是两国政治、文化地位的剧然替变。原先,中国一直以华夏中心自居,又是文明大国,日本则自扮学生的角色。后来,两国不约而同地闭关锁国,以抵御来自地球西半方的侵扰。然而,仅仅几十年时间,清政府腐败颓预,国势日下,在列强(后来日本也加入其中)的侵略下,迅速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;而明治政府却精励图强,加上对外扩张,一跃进入资本主义社会,并跻身于凶恶的不仁不义国家之列。明治七年(1874),日本借口琉球船民在台湾遇难事,以三路兵船“征讨”中国台湾,后逼迫清政府赔偿五十万两白银。明治十二年(1879),日本悍然侵占历来与中国保持友好宗属关系的琉球王国,把它变成日本的冲绳县。明治二十七年(1894),日本侵略朝鲜,作为中国属国的朝鲜请求清军援助,甲午海战爆发,清军战败,日军占领安东及辽东半岛旅顺、大连等地。翌年,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署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,承认朝鲜“独立”,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、辽东半岛,赔偿天文数字般的二亿两白银等。后俄、德、法三国因各自利益出面干涉,日本被迫“放弃”辽东半岛,但又强迫清政府加付白银三千万两。明治三十三年(1900),日本以最多的兵力参加“八国联军”,攻陷北京,烧杀淫掠,事后又分得“庚子赔款”3479.31万两白银。明治三十七年(1904),日本在中国领土、

领海上发动日俄战争,独占辽东半岛。明治四十三年(1910),日本又悍然吞并朝鲜,进逼中国“满洲”,未久提出所谓“满蒙五路”要求……就这样,中日两国变成了你死我活的被侵略和侵略的关系。

在文化上,本来日本两千年来一直热烈地、崇敬地、全方位地汲取中华文明的营养。在这一点上,汉文学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如前所述,即使到幕府末年,那些维新志士在表达其新的政治理想时,仍然大多是用了汉诗汉文的形式。但是,随着明治政府推行“文明开化”政策,日本上层人士和文人的兴趣和目光大多转向西方欧美文化。一些人甚至狂热地鼓吹“脱亚入欧”。中华文化和中国文学在日本的地位开始一落千丈。一些日本人开始再也不以擅长汉文学为荣了。另外,与中国国势衰颓的同时,中国国内晚清诗坛也荒寂已甚。民国以后,更倡导白话文和所谓新诗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明治以后日本汉文学的衰退也就更是必然的宿命了。

不过,事物的发展往往不像后人的推论那样简单,常常有其特殊表现。在上述政治、文化巨大变化的背景下,按照现在一般人的推想,日本汉诗文应该立即同步地衰败下来;但实际上在明治前期约三十年间,汉文学,主要是汉诗创作,却继续保持了江户以来的兴盛景况。例如,明治著名俳人、歌人,同时也写汉诗的正冈子规(1867—1902),在他的随笔中便指出:“今日之文坛,若就歌、俳、诗三者比较其进步程度,则诗为第一,俳为第二,歌为第三。”明治汉诗作者、评论家大町桂月(1869—1925)甚至将明治十年(1877)到三十年(1897)称为“汉诗全盛时代”。他在《明治文坛之奇观》中说:自入明治时代,西洋文学等骤然进入,这不足为奇;小说面目一新,勃然而兴,也不足为奇;新体诗大盛,仍不足为奇;然而一般认为应该衰亡的汉诗却兴旺起来,而且越来越出色,这才不能不令人惊讶。自汉籍传入二千年来,还没有像明治时代汉诗写得这样技术高超。1983年,日本学者木下彪发表的《森槐南与国分青厓》一文,也认为日本王朝时代以来有着千年传统的汉诗,至明治而臻其未曾有过之发达。从明治十年顷到明治三十年代初,为其全盛;此后则坠

至衰落一途。1984年出版的猪口笃志《日本汉文学史》，引用并同意大町桂月的看法，甚至还认为像绝海、徂徠、山阳、星岩诸家，与后期的明治作者相比，也黯然失色；还认为不仅是汉诗，明治汉文也超过了从前。

我觉得，大町的话，尤其是猪口的话，似略有夸大之嫌。明治汉诗，从整体上看，怎么说也还是比不过江户汉诗；至于汉文则衰坠得更快，更明显。（猪口一书中，其实还把一些主要活动于江户后期的诗人，也写到了《明治时代汉文学》一章中了。）明治汉文学，毕竟是千余年日本汉文学盛极后必衰的总体趋势下的一段历史；但明治汉诗，尤其是其前期二三十年，确实还是很发达的，不可忽视。

那么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急剧衰竭前夕依然十分兴盛的似乎“回光返照”般的现象呢？对此，日中两国学者都曾作过一些分析。综合起来，大概有这样一些原因。

首先，是巨大的历史惯性。明治时代紧接着江户后期，而江户后期是日本汉诗史上黄金时代。进入明治时代，老中青汉诗人庞大队伍依然存在，基础雄厚，他们写惯汉诗文，自然继续写作。在他们的心目中，能用汉语创作，仍然是显示高雅和水平的一件事。日本汉诗，到江户后期在艺术、技巧上也达到最成熟的阶段，有关指导汉诗创作的书也出得很多。这种影响，在短时期内是很强大的。汉诗高潮的消退，要等这几代人消逝以后。

其次，经济、工业、技术迅速发展。维新后，在东京这样的大城市里的印刷业、新闻出版业比江户后期更加发达。报刊杂志更多了，汉诗发表的园地也更多了。如森春涛主编的《新文诗》、佐田白茅主编的《明治诗文》、成岛柳北主编的《花月新志》、森春涛主编的《新新文诗》、森川竹礪主编的《鸥梦新志》、大江敬香主编的《花香月影》等等，都是明治前期著名的汉诗文杂志。如《新文诗》，日语发音与“新闻纸”（即报纸）完全相同，所以阪谷朗庐（1822—1881）在《赠春涛老人》诗中称之为“吾家吟坛新闻纸”，认为“新闻纸示劝诫于新话，而《新文诗》放风致乎新韵，皆新世鼓吹之尤者”。

即使到明治后期,仍有上村卖剑主编的《新诗综》、野口宁斋主编的《百花栏》、大久保湘南主编的《随鸥集》等等刊物。另外,当时的一些报纸,如《朝野新闻》《东京日日新闻》《大阪朝日新闻》等等,都辟有汉诗文专栏,由著名汉文学家主持,影响也很大。当时出版的汉诗文书籍也很多,如森春涛编选的《东京才人绝句》、鲈松塘编选的《七曲吟社诗》、大沼枕山编选的《下谷吟社诗》、矢上行等人编选的《宜园百家诗》(共三编),还有《明治三十八家绝句》、《明治十家绝句》、《明治百二十家绝句》、《皇朝百家绝句》等等。还有大量的个人专集,这里就不列举了。据三浦叶《明治汉文学史》(1998)的不完全统计,明治元年至十八年发行的汉诗文杂志有六八四种,而明治元年至四十五年出版的汉诗文书籍多达二千七百多种。新闻出版业的发达,为汉诗文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持。

其次,政治环境比较宽松。正如黄遵宪在为城井国纲编选的《明治名家诗选》写的序中说的:“德川氏中叶以后,禁纲繁密,学士大夫每以文字贾祸,故噤嘿趋起,几不敢执笔为文。维新以来,文网疏脱,捐弃忌讳,于是人人始得奋其意以为诗。”

其次,教育事业更加发达。江户时代以汉学和汉文学为主要教学内容的公学“昌平黉”虽然停办了,但一批著名学者主持的私塾却依然存在,并且还有新的私塾大量涌现。旧有而继续发展的私塾,如广濑淡窗创立的咸宜园、海保渔村的传经庐、藤泽东亩的泊园书院、芳野金陵的逢原堂、安井息轩的三计塾等等;新创立的如岛田篁村的双桂精舍、冈鹿门的绥猷堂、草场船山的敬塾、三岛中洲的二松学舍、中村敬宇的同人社、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等等。这些私塾都是非常有名的,培养了大批汉文学作者。像二松学舍,后来转变为私立大学,一直延续到今天,仍然以教授中国古典文学为特色。即使是官办的大学,虽然很快完成了向现代西方式教育体制和教育内容的转变,“全盘欧化”,但也仍有一点反弹。如明治十年(1877),文部省重申了汉学的作用,同意在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开设“和汉文”专业。1881年,在该部又增设了“古典讲习科”。明治

时期有不少汉文学家出身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。

其次,文学社团蜂起,写作汉诗文的吟社、文会更多。如著名的有鲈松塘等的七曲吟社、大沼枕山等的下谷吟社、藤野海南等的旧雨社、森春涛等的茉莉吟社(小江湖社)、川田瓮江等的回澜社、成岛柳北等的白鸥吟社、向山黄村等的晚翠吟社、重野成斋等的丽泽社、大江敬香等的爱琴吟社、冈本黄石等的曲坊吟社、小野湖山等的优游吟社、森春涛等的星社、大江敬香等的花月会、石幡东岳等的以文会、大久保湘南等的随鸥吟社等等。

其次,中日两国文化界的交往较之以前更活跃,更广泛。由于锁国政策的取消,一些日本文人能较自由地来中国旅游、访学,亲临以前只是从诗文中想象的中国河山、古迹,直接结交中国文人、硕学。在旅游中或访学中他们常常写汉诗。中国文人也有不少赴日交流的。这也使日本的汉诗创作派了更多的交流的用场。

总之,明治汉文学在江户汉文学之后,又持续了二三十年花团锦簇的盛景,随后才一蹶不振地衰落下来。

明治共四十四、五年,可分为前后期,大致以 1894 年甲午战争为界。到后期,约从 1904 年日俄战争后(名为日俄战争,主要却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,日本打败沙俄后,更加蔑视中国),日本汉文学急剧衰败。明治结束后,又有大正十四、五年,昭和六十三、四年,平成至今也有二十来年,汉文学日渐消衰,但也可说不绝如缕,至今日本仍有人在写汉诗,甚至仍存在一些小诗社。但汉文学虽然前途莫测,“复兴”看来是无望的,尽管近年来日本学习汉语的人数大增。因为创作汉诗文谈何容易,即使是汉诗的发源本土中国,要想复兴传统诗文,在现在同样也是没有可能的。

前面我们在江户时代一章中讲到后期一些汉文学家,其中约有三十几位实际是跨入明治时代的,如刘石秋、刘冷窗、云井枕月、金木摩斋、柴秋村、青山佩弦斋兄弟、窪田梨溪、小原铁心、山田容堂、木内芳轩、广濑林外、山田翠雨、山田梅东、安井息轩、正墙适处、前田梅窗、西乡南洲、木户松菊、大口磐溪、芳野金陵、林鹤梁、梁川红

兰、村上佛山、土井鹭牙、菊池溪琴、广濑青村、五岳、山本木斋等。不过这些人大多主要的创作活动应在江户时代，因而已放在上一章内论述（有的也考虑到叙述上的方便），这一章里当然也就不写了。

明治以后的大正仅十四、五年，不及前者三分之一。大正不仅年份少，而且其时汉文学已大为式微。大正时期的汉文学家，或往前跨至明治，甚至生于江户末期；或往后跨至昭和，甚至到平成年间。因此，本书不能勉强列出“大正时期”一节来写，猪口笃志一书也写的是“大正·昭和汉文学”。但他在这一章中写的很多作家，实际还是应该在“明治时代汉文学”中讲的。因此，本书此章就题为《明治以后》，笼而统之。

从人数上说，明治以后的汉文学家依然不少。本书仍然力求做到不将重要人物和优秀作品遗漏，但这方面的难度似比写江户时期汉文学更难，因为可利用的资料和可参考的专书更少。明治汉文学总集，当推神田喜一郎编选的《明治汉诗文集》为篇幅最大。他差不多编了二十年（1964—1983），在《编者后记》中他感叹“资料搜集是极困难之事”。他下了很大功夫，但其选诗的眼力与俞樾《东瀛诗选》实在不能相比。因此，本书能从中选取的作品也不多。

对明治及其后的汉文学作家，如何用一个清晰的网络将他们串起来论述，实是一大难题。不少汉文学作者的“师承”不详，其社会身份、活动地点等等也频频变动。猪口一书绞尽脑汁，如将明治时期分为前期与中后期二部分，每部分又分为诗人和文人二类；前期诗人又分为“旧幕遗老”、“维新元勋及功臣”二类，后期诗人则分为春涛派、槐南派及独立派。其实明治仅四十多年，很多诗人的活动贯穿始终，根本无法硬作分期；诗人与文人也很难分开，很少有诗人而不写文章的，也很少有文人而不写诗的；至于分为春涛派、槐南派等，也时见勉强。因此，本书写到这里，为之笔涩达数月之久。最后实在想不出什么高招，只能仍旧参考猪口的写法，硬着头皮写成现在这个样子。至于昭和至今的日本零星的汉诗文创作，连日本人也并没有整理出什么资料，也没见发表什么鸟瞰性论文来。我身在中

国,当然就更难写了。我只能以这样的拙笔,来描绘日本汉文学史的最后的一抹晚霞。

撰写中有一件事算是颇为用心的,就是我觉察到自维新运动以来,日本汉文学中有一股军国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。虽然不好说它有多么强的力量,但对此作为中国研究者是必须加以批判的。否则对不起祖国,对不起祖宗,也对不起友好的日本人民。我在评述各个诗人、作家时,如遇到这一类作品,一定加以指摘和驳斥。此外,在明治初期达官文人一节后,特地附录了关于“甲午军中诗”等一段文章。可惜的是,如今我人在中国,无法更多更深入地发掘这类作品。我认为这是日本汉文学的另一面,是日本汉文学史研究中的一大被忽视的课题。

另外,我又想到了琉球汉文学。琉球汉文学的兴盛时代,相当于江户中后期至明治前期。其所以溘然而终,是因为琉球王国在日本明治十二年(1879)被日本帝国主义强行灭亡,变成了日本的冲绳县。琉球汉文学当然不隶属于日本汉文学,日本人写的本国汉文学史也从来都不写它;但在这个现已归入日本版图的土地上曾经有过的汉文学的历史,我们难道可以不了解、不研究、不论述吗?反复考虑后,本书决定作为特殊的附录,置于本章之后。

二、旧幕藩的儒臣

这一章先写曾在江户旧幕或旧藩任儒臣的诗人(其中也有在明治后仍旧为官者)。这些人本来就具有较深的汉文学修养,进入明治新时期后继续创作,自然为明治汉文学作出了贡献。

佐藤牧山(1801—1891),生活于江户末期、明治前期。尾张(今爱知县)中岛郡人。名楚材,字晋用,通称三右卫门,号牧山、雪斋。初从尾张藩校明伦堂教授鹭津松阴及名古屋的河村乾堂学,后赴江户入昌平黉,师事古贺侗庵、增田兰园、依田匠里,又向松崎慊

堂、东条一堂学。业成，先在江户驹込收徒讲学；后仕尾张藩，为儒官、侍讲。后又任江户邸弘道馆总裁、督学。再后又归名古屋，任藩校明伦堂教授。废藩后，在天津町开塾教书。明治二十四年歿。一生著述甚多，有《牧山楼诗抄》二册。俞樾《东瀛诗选》从日本某选本中选录其诗两首。《渡矢品川》颇有气势，可是因涉及日本历史，中国读者很难看懂，此处不引。又一首《观谷文晁画龙图引》，句句押韵，神龙如在眼前：

鼎湖骑龙与天通，龙髯已拔何可从。
十二万年杳无踪，寻龙不见天冥濛。
不知龙藏向此中，谁其捕者谷文翁。
缣素浩浩开虚空，挂之堂上卷阴风。
灯火制电飞青红，炉烟合云雷隆隆。
见头见尾孰雌雄，砚池嘘吸涌洶洶。
吁嗟乎，明王所好是卧龙，今在何许昔隆中。
晁翁晁翁为我访西东，画之有如传说于高宗！

宇都宫龙山(1803—1886)，本姓原田，名靖，字好直，通称清纪，号龙山，又号竹雪山房、百八山人、白茅生。伊予(今爱媛县)人。十二岁从伊予大洲藩儒山田东海(1788—1848)学朱子学，亲近徂徠古文辞学风，并究心文章。十六岁时任新谷藩(大洲藩的支藩)藩主侍讲，从藩主赴江户，入幕府儒官古贺侗庵门，研修性理之学达六年。文政六年(1823)归藩，任藩校教授。其间又师事伊予小松藩儒近藤笃山(1766—1846)，又向大阪筑崎小竹、丰后帆足万里等通信请教。天保九年(1838)脱藩，改名字都宫龙山，赴尾道从事教育工作。弘化元年(1844)任三原城代浅野氏的宾师和乡校明善堂学头，参与邑政。明治后开设私塾朝阳馆，后又任中学教师。著有《竹雪山房诗钞》等。

俞樾《东瀛诗选》称“龙山有至性，笃于事母，常负母而游，故其